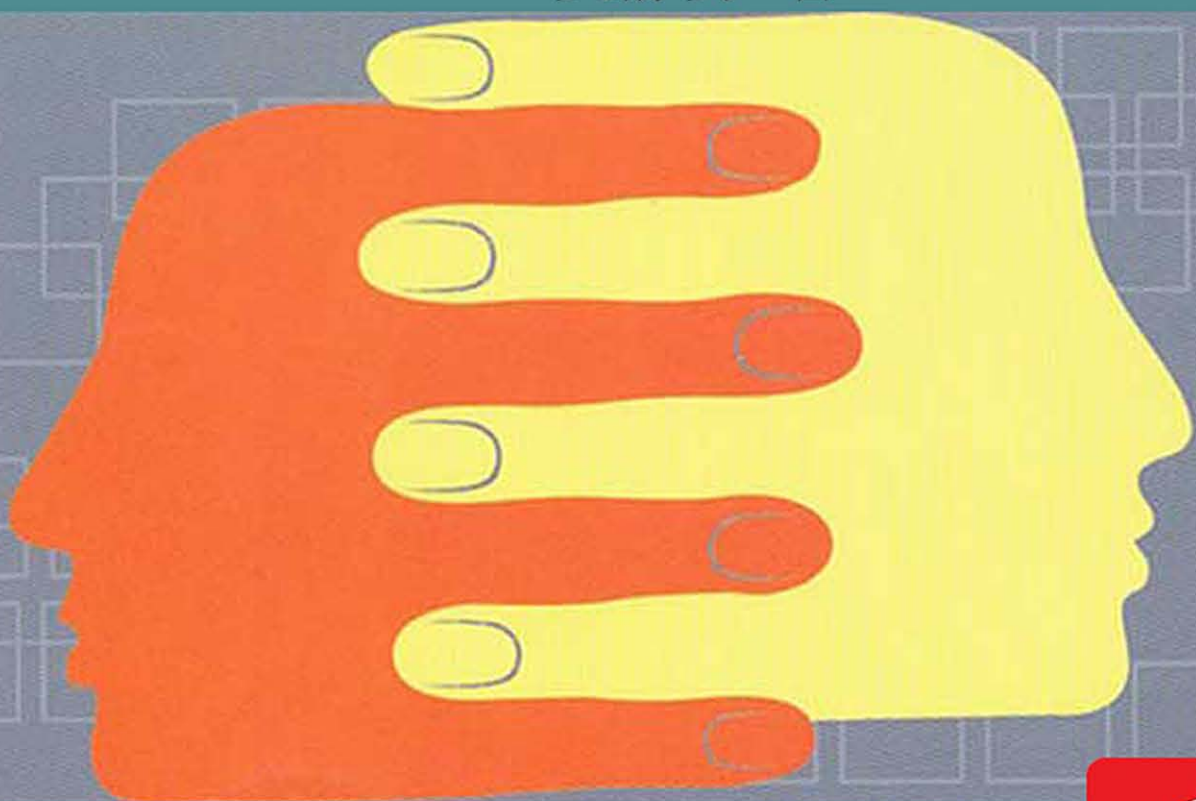


宜春，我美丽的乡愁

吴静男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宜春,我美丽的乡愁 / 吴静男著.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5.10

ISBN 978 -7 -5493 -3799 -6

I. ①宜… II. ①吴…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0964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96号
邮政编码	330046
编辑电话	(0791) 88170528
销售电话	(0791) 88170198
网址	www.juacp.com
印刷	江西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照排	江西太元科技有限公司照排部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6.5
字数	320千字
版次	201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7 -5493 -3799 -6
定价	30.00元

赣版权登字 - 07 - 2015 -
78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回不去的故乡 挥不去的乡愁

毛 静

近一段时间，“乡愁”一词似乎颇为流行。人们一说起“故乡”，就说自己很“乡愁”，很怀念也很感伤——于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就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一边绘声绘色地描述曾经的那个山清水秀、屋舍俨然的田园，一边摊开图纸大拆大建，把刚刚留恋过的家园从眼前抹去，换上工业文明背景下的高楼大厦，然后喜滋滋地搬进电梯房，以便让自己更好地眺望远方的山远方的水，还有远方的所谓“乡愁”。

记忆中的田园影像，可能只保存在七十年代之前出生的几代人心中。其实从陶渊明开始，中国人就不断构建和完善心中的“故乡”形象。或城或乡，或山或水，几千年来就一直保持一个固定的模式，变化的只是几分山，几分田，几分道路，几分家园的比例。当时下遭逢到“几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有的东西还没来得及端详、来得及留恋就已经荡然无存，面对“乡愁”悖论，不由得你要愁怅万分了。

既然承载着记忆的物质已然消失或残破，我们就只能用文字来抚慰自己受伤的“乡愁”。我们看到，从沈从文的边城凤凰、陈忠实的关陇白鹿原，再到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城

北地带,东西南北的作家,都在不同的地点用不同的故事,构建着同样回不去的故乡,描摹着同样挥不去的乡愁。

我曾经在《豫章》的卷首语中,尝试着简单地去比较湘西与赣西的地域文化。现在看来,这种比较是极其幼稚的。所谓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百里而外,可能就是另一般风景;千里而外,地异音殊,要想讲清楚这里的一些人和事,恐怕真有隔靴搔痒之虞。蜻蜓点水式地翻阅一些地方史料,再写一点草蛇灰线般的感觉,藉此来探寻当地文化的特质、民俗的意趣,基本是不可能的。乡愁在民间,它是一种细腻的感觉,而不在精装本的史志里。

那么,何以为证呢?

我曾看到一段长长的《盘宜春》春锣唱词,一问一答,内容从袁州府路途和城门说起,把那山、那水、那人,都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来:

我在华堂来送春,遇到一位伙计们。同府同县是乡亲,两下都是袁州人。别的地方我不问,我把袁州路途问。你不提起我提起,你晓得西村走袁州几十里?岸路走来几多弯?水路走来几多滩?河里有两大石山,一张在岸上,一张在河中间。只有哪个力又大,拿根扁担担起来?一担担到塞哪里?啥么人来求一难,拿啥么东西断扁担?一头划到哪里,啥么人捡到做哩三年饭?哪里有只啥么滩,啥么地方把船挽?

你不提起我提起,我晓得西村走袁州四十里,岸路雾露更不弯,河路河水茫茫不见滩。石桥河里两石山,一张在岸上,一张在河中间。只有铁拐李力又大,拿根扁担担石山。一担担得塞昌山,昌山娘娘求一难,拿起金钢剪断扁担。一头划到宣风街,宣风一只婆老人,捡到做哩三年饭。化成岩有只羊古滩,北门野鸡河下把船挽。

问了一轮又一轮,你晓得袁州城有几重门?几重城门走岸路?几重城门水边行?哪门出城上彬江?哪门出城下萍乡?哪门出城过安福?哪门出城要过渡?慢慢叽打,缓缓叽表,哪

门出城要过桥，重重城门有字号，从头到尾你要对得到。

对了一轮又一轮，我晓得袁州城有五重门：三重城门走岸路，两重城门水边行。东门紫光上彬江，西门萍实下萍乡。南门仰山过安福，北门袁山要过渡。五重城门晓得表，小北门秀江门出城要过桥。民国十五年冲倒哩，后来进进出出过浮桥。

伙计停锣我接音，你的袁州城门晓得清。我今又把袁江桥来盘问：你晓得秀江桥上几多拱来几多墩？几对栏杆并双顶？几多岸哩上桥来？几多步数进城门？桥上几多新店子？还有几多新店门？桥下还有几丈几尺深？几百里水路到省城？

伙计停锣我接音，你把秀江桥来问我，我把秀江桥对你听：我晓得秀江桥上七只拱来八只墩，九对栏杆并双顶。东边一十七步岸哩上桥来，两边一十三步进城门。桥上四十八只新店子，还有九十门重新店门。桥下还有三丈三尺深，四百八十里水路到省城……

这段文字还有很长，内容十分有趣，这在正式的史志中并无记载，却是最鲜活的民间书写。这段唱词我是从吴静男老师的日记体《一年长长》打印稿中看到的，也许只有通过他对宜春地方文化搜集的史料中，才能感知历史的嬗进与时空的切换感。吴老师是一位感性的人，虽然他外表给人的感觉是一位粗犷豪爽的赣西汉子，却不知道他其实是一位感情细腻、读书立言的人文学者。有的人认为他是藏书家，却不妨碍他买股票看行情；有的人认为他是笔耕舌耨的读书人，但是不妨碍他爱好足球和游泳。不过有一点是大家不会弄错的，那就是他对故乡宜春最为挚烈的感情。与他人的只顾言说、不立文字不同，吴老师与他的朋友们，将满腔的乡愁转化为行动、凝固为文字，用心来记录这座城市的变迁。从日记体的《一年长长》，到他做责编的《西赣文化》，都是最好的证明。他这部三十万字的《宜春，我美丽的乡愁》，则是通过对地域空间、古今人事的描摹，对时代变迁的忠实记录，来构筑抒写他心中的故乡和心头的乡愁，宜春的朋友读得会比我更为真切。我认

为,人们或是赞同他的意见,或是异议他的感觉,恰恰能表现宜春地域文化的丰富与多元。

今年元月在袁州挂职起,我有幸得与袁州众多的文人雅士春容款洽,这种感觉如同悠游于宜春这座四季如春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理由不热爱她、珍惜她、保护她。尽管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宜春也有不少古迹毁于近代各种天灾与人祸,但这更让人对现存的文化遗存倍加珍惜。吴静男老师和刘密、袁赣湘、鲍焱、王莹等诸位学者,以及许许多多的地域文化的忠实守护者们,仍将继续用各自的方式来承载自己的记忆和乡愁。此刻,我们都在路上。

引

吴静男

有一天,在“大家停”书店看到一本叫《城门开》的书(三联书店 2010 年第 1 版),作者是北岛。书用塑料薄膜密封着,一副阿富汗女性的派头。要书店江绍东老板把封锁(塑封)剥掉,承诺说如果不是诗集就买下(由于慧根浅年岁深,我基本不读现代诗)。江老板在书的一端小心翼翼开了一个口子,把书从里面抽出。如果我不要,他又得更加小心地装回去。如果没一个人要,他才好退回批发商。我翻开枣红色精装封皮,读到的第一页文字就是分行列排版的——

城门城门几丈高?

三十六丈高!

上的什么锁?

金刚大铁锁!

城门城门开不开?

……

——摘自童谣

想起小时候做的一种游戏:男孩女孩排成队,从两个小朋

友高举双臂做成的“城门”鱼贯而过，边走边异口同声念：“金门金门几丈高，三十六丈高，骑匹马，带把刀，走进金门瞧一瞧！”念最后一个“瞧”，“城门”落下，像枷锁那样箍住刚好从下面经过的人。大家“瞧一瞧”被箍住的是哪位，若不是自己，便有一种幸运的感觉，因为那一位要替下做“城门”中的一位站着不能动了。儿歌复又响起，小朋友像推火车那样，把手搭在前一个人肩膀上，迈着细碎步子又依次通过“城门”，来检验自己是否能再次幸运。看到北岛的“摘文”，我依稀记起小时候的情形，但隔开三四十年的，不能肯定记住的就是原版。打电话找儿时伙伴求证，能记起的人不知道电话号码，知道电话号码的又不是有共同儿时记忆的人，便把北岛当作了自己的记忆共同体成员，买下了这本35块钱的书——江老板白赔了小心。

城门开了，身受了城里的气味儿、声音、光线、天际线，以及寄存在这些有形之物下的无形心情。这座城是消失了的北京。作者说“我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这促成了作者用文字重建“我的北京”。我很赞赏北岛这一行为，曾撰文为北岛在宜春的同行严兴河在《宜春日报》上鼓吹之。在那次鼓吹中，我探讨了自己成为严兴河拥趸的原因：我对宜春的印象是过去时的，现在时的宜春使我对家乡宜春的心理认同崩溃了，我缺少来自现在宜春的慰藉，对家乡环境发生巨变既没有发言权也无法施加影响，就如同我对气候巨变束手无策。同气候巨变引起了身心极其不适一样，宜春环境大变使我极大疏离了家乡，从而造成了一种身在家乡的眷恋愁痛。这是离乡之人才会有精神忧郁。现在我也染上了这种疾患，它甚于乡愁，恶化为乡痛。严兴河数十年里拍下的那些宜春老照片成了我的“芥必得”。

北岛长我13岁，但我与他共在的时间远远超过13年，我和他的记忆有很多交集。比如他说自家家具时，谈到了“外屋靠北墙五斗橱塑胶贴面正中央”那尊毛主席半身石膏像。这

让我想起30多年前家里条桌上那尊毛主席半身塑像，它不是石膏的，是涂了荧光粉的软橡胶质地。我见到它时，时光已让它变黄，但在熄了灯的夜晚，它是房间里唯一发亮的存在。北岛的这些文字就是涂在我记忆上的荧光粉，在深邃时光暗道里让早已遁形的记忆突然现形。要不是有北岛导引，我恐怕一辈子都不会想到这尊已消失在历史深处的领袖像。我把经由北岛引起的关于宜春的记忆填在了《城门开》的天头地角，以表示附和表示欢呼表示敬意。记忆被唤醒了，暗道变得光亮起来，让我找到了一点门道，一条通道导向另一条通道，一扇门开向另一扇门。

但我念过的那首宜春儿歌，无论如何也想不完整，倒是北岛在《南方周末》上以访谈形式把那首北京童谣省略号的内容具体化了：“城门城门开不开？不开不开！大刀砍，也不开。大斧砍，也不开。好，看我一手打得城门开。哗！开了锁，开了门，大摇大摆进了城。”

不愧是首都儿童，人家那气场，人家那雄视，人家身怀绝技，阿童木也自愧不如吧，我更想看看那个时代宜春儿童的精神面貌了。见同龄人伍娇娥在跟人家打“五、十、K”（扑克牌的一种玩法），便趋前在她旁边念：“金门金门几丈高，三十六丈高。骑匹马，带把刀……”“你怎么不念啦？快念快念！”“下一句不记得了。”“我来记一下，骑匹……马，带把……刀！走到……”她还是记不起，手里的牌举得高高也忘记放下。“骑……匹……马，带……把……刀……”这下我像在听一个人反复唱1-2-3-4-5-6-7，就是不唱高音1，心里好像有什么堵住了，有口气没接住。伍娇娥就处在这个状态。跟她搭对（宜春方言：配合）的那位中年妇女也没心思砌牌，直到想出最后那句，才轮开手里的牌进行调整：“走到金门瞧一瞧，毛（宜春话中，“没有”的“没”都说成“毛”）错，就是这句。”伍娇娥听了，心里还不熨帖，念了小时候跳皮筋时唱的一首儿歌，呼吸才平稳些。

我的呼吸不平稳了：探头探脑的宜春儿童只是“走到金门瞧一瞧”，太胆小太猥琐太放不开了吧！你都骑了一匹马，还带了一把刀，样子是仿关老爷吧，你怕什么！白摆了一个气冲云霄的 pose。这句不好，但好的那句我又接不上。在上楼梯回家时，“内(部)退(休)”在家的黄裕萍刚好从菜市场买了一块南瓜准备回家炒，我一个字一个字地给她念一遍，她立在那（想事的人都会放慢脚步，慢到极致就是站住不动），也不忙着回去做饭。她终于想起最后一句是“走过金门瞧一瞧”，好像那是一个空门，或者守门人一见来人骑马带刀的架势，被镇住了，自动把门打开，以致童谣中的英雄好汉能平和地走到门那边瞧一瞧，这还差不多。王莹兄的记忆又进了一步：“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十六丈高。骑快马，挎马刀，走到城门瞧一瞧。（唱完城门落下）问：‘吃苹果还是香蕉？’”吃苹果怎样？吃香蕉又怎样？王莹语焉不详。

《城门开》让我气短。的确，我“索拉西”（宜春人说这三个字时往往还会竖起小指，意思为低等，无能）的记忆已在那首童谣中显露端倪，很多过去经历的事、遇到的人、听过的话、吃过的东西、有过的惊讶恐惧兴奋忐忑都忘得差不多了，就是说那个记忆之城的金门我很难进得去，更谈不上那份大摇大摆的潇洒。那些往事虽然卑微卑贱还有点卑……鄙，但它们就像周志文形容的那样，“空山松子落，不只是一颗，而是数也数不清的松子从树上落下，有的落在石头上，有的落在草叶上，有的落在溪涧中，但从没人会看到，也没人会听到，因为那是一座空山。啊，多么豪奢的一场坠落”（《同学少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1版），能使那个时代的宜春不至于成为空城。往大里说，没有回忆，就没有成长；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因此，我多么希望有传记式记忆的同龄人能给自己提供更多关于宜春的关键性细节，让我们有一本宜春版的《城门开》，借助它，使更多人能“走过金门瞧一瞧”。

伍娇娥们的忆梗阻说明那样的同龄人一时半会儿找不到，

于是,我把《城门开》《同学少年》当作关平、周仓,自己扮作关羽,冲进记忆之城的金门。我站在金门那边向金门这边的各位大声招呼:

先生们女士们,莱涤丝安得尖头鳗(ladys and gentlemen 的音译),请“走过金门瞧一瞧”,这儿有比苹果、香蕉更亲切的……番薯!



照明	/ 1
味道	/ 11
声音	/ 21
电影	/ 33
食事	/ 47
厕所	/ 72
洗澡	/ 84
熟人	/ 96
小许	/ 96
易老师	/ 98
曾昭亮	/ 100
大毛女俚	/ 102
邓宜林妈妈	/ 103
朱向前	/ 105
谌小明	/ 107
傅乐平	/ 109

万仟魔器 / 111

刘卫国 / 112

刘义 / 114

严兴河 / 115

张年甲 / 118

旧家 / 121

地名 / 128

蛤蟆石 / 128

马巷里 / 129

马园里 / 131

中山路 / 132

黄泥塘 / 133

春台 / 136

化成岩 / 137

鼓楼路 / 139

土主庙路 / 140

马王塘 / 142

东山角 / 143

兰若 / 145

袁州医院 / 145

宜春大桥 / 147

锦公路 / 148

卫公路 / 149

方物 / 153

大品碗 / 153

冲笼 / 153
食盆 / 155
火笼 / 155
窑砖 / 156
锅墨 / 158
刨皮粒 / 159
火把 / 160
打屁车 / 161
乌包车 / 162
意见簿 / 163
读者登记簿 / 166
禅茶 / 168
高脚屐 / 169
石灰坛粒 / 170
罗布手巾 / 171
板栗 / 172
红彤橙子 / 173
打鸡牯粒 / 174
尿素袋 / 175
炉笔 / 176
喇叭筒粒 / 177
夜火虫 / 177
闹磕竹粒 / 179
祖孙盘 / 179
钢塑 / 181

烟标 / 183

笼藏 / 185

碾石 / 186

橐橐 / 188

古井 / 189

儿戏 / 194

小学 / 209

中学 / 217

杂事 / 226

漫游 / 234

跋 / 247

照 明



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写的《斗车》，被视为一篇与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情趣相反的作品。浪打坏了小哈克逃出村庄乘坐的木筏，被人抓回，他没哭，而是想着如何逃脱，再往外去。同样8岁大的良平，跟着陌生的大人好玩地推着斗车来到村外一个很远的地方，到太阳快下山时，大人们怕良平家人惦记，要他赶快回去，而良平觉得能出到如此远的村外，愉快而轻松，被别人丢弃成为一个孤独者时，“他几乎要哭出来，然而哭又何济于事呢？”他急急忙忙往回走，甚至连怀里揣着的大人给的点心也嫌碍事扔掉了，后来还扔掉了外衣。他走着，跑着，眼泪夺眶而出。“天色快黑下来了”，“日金山天际的晚霞已经开始消失”，“来到橘园的时候，周围越来越暗了”。“好不容易在远处的暮霭当中显出了村边工地的影子”，“进入自己的村子一看，左右两侧的人家，电灯都已经亮了……良平却默默无言地从杂货店、理发店这些通亮的房屋前奔了过去……一跑进自己家门，终于止不住扯着嗓子哇地哭出了声音”。

我读这段文字，是以小时候傍晚的黄颜路作背景的，那儿的“衰败凌乱”依稀还能见到一点过去的食杂店、理发店、橘园的影子。现在的宜春已找不到这种温暖的昏黄，那时宜春的夜晚很暗。1971年的一天，父母带我去泉井头那里的一位亲戚家做客，吃了晚饭才回东门粮食局，出门就“断哩暗”（宜春话：周围景色被暗“断”掉了，失去形状）。我们在墨黑的菜地里摸索着来到县广播站旁边才有条平路（西门菜场通道），来到地区印刷厂门口（现“时尚帝国”）的中山路上，回头一看，在隔着大片菜地和池塘的高堪上（现在生长着茂密的混凝土森林），几幢老屋窗户里如黄豆般的灯光传来，好似天边星星在眨眼。那时人的眼睛怎么那么好，在一个陌生地方，又是没有灯的夜里，如何能看清路？北岛的物理老师说，当人进入黑暗，短短几分钟内视力可增至二十万倍，黑暗让人洞若观火，这个老宜春印象让我信这句话。



那时宜春夜晚比现在要暗一百倍。一般人家里只会照 15 支光(15 瓦)的灯泡,每家每户都没安电表,收费就看你家灯泡的瓦数,看你家有几个灯泡。灯泡的瓦数由你自己报,如果说了谎,人家夜里从你家窗户里一眼就能看出来。人人都有这个本事:一看灯光就知道灯泡是多少瓦。当时灯泡的规格有 15 瓦、30 瓦、45 瓦、60 瓦、80 瓦、100 瓦、200 瓦几种,差别还是蛮明显。从照明上可以看出那时的社会风气:人们老哩八实(诚实)。依现在的算计,按瓦数来计费是多么有机可乘啊:可以照长明灯嘛,睡觉也点灯!但那时宜春人就是省,如果家里有两间屋,全家人就坐在一个灯泡底下做事,另一间房要到睡觉时才点一下灯;最后出门的那个人一定要关灯。当时流行一种三线开关,一个开关控制两盏灯,一亮一黑,始终不会同时亮,等于节省一盏。第一个进来的人看屋里还亮着灯,就会向家里人告状,追查谁谁谁是最后走的,要怪罪他(她)一下,好让他(她)长记性。还有一点“要管自家门前雪,也管他人瓦上霜”的新风气:如果哪家人家照了 60 瓦以上的灯,就会引来邻居指指戳戳,说他家没交 60 瓦的钱嘛。口风很快传到领导那里,没几天,那家人的窗户就会变暗。

灯如此暗,奇怪的是,那时宜春的“四只眼”(近视眼)却凤毛麟角,因为稀有,所以容易记住。“细人啣”(小孩)里几乎绝了“四只眼”的种。我唯一见到的四只眼“细人啣”,是实验小学一位拉京胡很溜的男孩,在东方红影剧院的舞台上见到的。当时他的琴技和他的眼镜一起让人感到震撼,即使不敢奢望自己琴拉得那么好,也可以期待自己将来能戴上眼镜。那时,宜春通街都没有眼镜店,莫非天上才有?在二小读五年级的一天,陈坚(他现在解放军的坦克师师长)把一副眼镜带到班上,上算术课时,在鼻梁上架了一下又马上收起,意在显示自己有。讲课的胡意如老师(清江人)刚好是位“四只眼”,觉得陈坚的举动是通过模仿来嘲笑自己,勒令陈坚不准把眼镜摘下,戴着眼镜听课,要认真听,下课前他要提问。我们都可以不听课了,转头看着陈坚,胡老师也不管。只见陈坚涨红着脸,下巴快要挨到扁颈(宜春方言:脖子),眼镜架在鼻尖,再下一点就要掉下,翻着白眼从眼镜框上沿看黑板。为什么要这样戴?下课后问陈坚,他说那是他婆婆的老花镜。嘻!

家里有灯,反而觉得暗,外面没灯,反而觉得亮。小朋友全都到外面来活动,用洞若观火的眼睛来“躲蒙蒙狗”(捉迷藏)。影影绰绰地看到有动静就喊“个个里里”(这里这里)。对方按兵不动,就说“出来呀,早就看到你了!”是不是真看到了?报出名字对方才肯出来。也有诈人家出来的,报不出名字,人家当然不肯就范。眼见着没趣,找人的人就大喊几声“鬼来哩!”还咚咚地跑,听起来蛮瘆人(宜春